



难忘亲密战友情

◎冯衍春

我与济阳的房培安，都是1961年8月入伍的老战友。我们同在二营六连一排，他是三班我在一班，同住一个农户大院。一班和二班住三间北屋，三班住西厢房。

房培安1.7米多高的个子，长脸型，留小分头，白静的面孔，眉清目秀。他忠厚实在，待人热情，学习认真，训练刻苦，团结同志，踏实肯干，是个积极上进乐于奉献的好同志。我们一起出操，一起上课，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冬训结束后又一起上岛进行国防施工……闲暇之时，我俩经常在一起谈心聊家常，成了要好的战友。

1963年7月，我们高队正在大钦岛进行国防施工。有一天，我突然接到要调我前赴济南一个组建不久新部队的命令。临走前我向战友们告别，大家都感到我这次调动太突然，都互相嘱咐、互相勉励、互相赠送照片等。我与房培安也互赠了照片，然后，我与战友们互相握手依依惜别……

2018年1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战友马立葆来电：“我刚出版了我的第二本诗集《花坞诗苑》，待近日去博山时顺便给捎本去……”第二天立葆又来电让我于10点前，到张博路淄川区医院停车点等候，接到了他捎来的3本书，并要我转交战友许长水、董慎刚每人一本。

回来后，我在欣赏立葆兄这本充满着他无数心血的诗集时，看到前面除了名人、文友的题词、贺词之外，还有房培安的一首“花坞千里绿，诗苑万从红，清词古风韵，丽句颂新声。”的赞美诗。

当我又与立葆兄联系时，除了谈他的诗集外又谈到房培安的情况。我说：“自1963年大钦岛一别，我们也50多年没见面了，心中甚是非常想念。”他说：“你调走后咱老部队离开蓬莱又去掖县、广西驻防。1965年又奉命赴越南参加援越抗美战争，在越参战近两年回国后，又先后赴湖南、河南、内蒙、陕南、四川”等地驻防。后来大部份战友都于1982年转业，基本都去了公检法系统……”

1月28日，我刚吃完午饭便接到了房培安的来电。原来近日立葆兄与他通话时谈到了我，并告诉他我的电话……我俩都高兴地各自诉说着我们那亲密的战友情和多年不见的相互思念。原来他从团政治处副主任转业回来后，被安排到县检察院工作。又于2002年从副检察长职位上退休……最后，我记了下了他的详细地址，决定给他寄本我出版的《梦中的

期盼》一书。

2月1日，我们又一次通话热情地聊起了家常。原来老战友妻子从商业上退休，共3个子女，4个孙子女和1个外孙。其兄于93年故去，撇下3个未成年子女，他要尽兄弟之情，去帮助大嫂一家人。当谈到我的家庭情况时，我便以实相告。当他听到我正是16岁的外孙，近年来一直在外住院而发愁时，他关心地说你“一别急、二别愁，有什么困难我可尽力帮忙。我说：“为给孩子治病到处筹款正处在困难之中，老战友若经济宽余愿帮忙真是求之不得。”他说：“我还有5000元可帮你接济下。”我一听忙连声称谢，并将一银行账号发给他……

没想当晚他又来电说：“真是有点对不起，本想借给你5000元，没想前几天老伴却又为孙子和孙女花去2000元，只好借给你3000元了。”“那3000元也很好。”(后来又听说他小儿子于2013年不幸病故，撇下3个孩子。这也是他老来的人生一大不幸，他又承担起了抚养孙子女的任务。就在这相种情况下，他还慷慨帮助我，让我非常感动。)第二天，培安老战友果然去银行往北京打去了3000元。又说：“你寄来的书我已收到，并已看了几篇。这本书你写得真实、生动，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不久，我将为外孙治病，不少战友、战友、文友对我热情相助的情况，在当地媒体上发了篇叫“难忘人间真情”的文章。于2月底为他写了封信，并捎去一张报纸。在信中我写道：“谢谢老战友对我的信任和尊重，我们虽然分别了55年，你就热情地关心我、帮助我，为我外孙打去了救命钱。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就是对“战友”二字的尊重……一个多月以来，你在电话中的亲切话语，时常在我的耳边回响，你那50多年前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你的言行充分地证明了珍贵的战友情，胜过了亲兄弟的珍贵情谊。”我将此情告诉了我的女儿和外孙，他们对你忠于战友情义的举动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真是：

难忘当年在军营，训练施工两年整，分别五十五年后，仍然不忘战友情。

一个电话打过去，无比思念笑谈中，问长问短问生活，有何困难说就行。

得知战友确有难，立刻打款寄北京，战友此举人感动，战友胜过兄弟情。

我将永世不能忘，子孙后代记心中，人间自有真情在，难忘亲密战友情。

作者地址：淄博市淄川区车站新村7号楼

①

春暖花开的时候，卖小鸡的骑着车子，带着绒球似的小鸡和小鸭来到村子里，支下车子，打开笼子，扯起嗓子：“除——小——鸡了嘴，卖——小——鸭哟——”

抑扬顿挫的吆喝声，灌满半个庄子。笼子里即便全是小鸡，卖小鸡的也是这么吆喝。这么吆喝，也不是说小鸡都是除的，小鸭都要现钱。小鸡小鸭都是，现钱行，除欠也行。现钱，除欠各有各的价码。干啥的说啥，一个行道的买卖人怎么吆喝，似乎是约定成俗的。

“除小鸡的来了。”

女人们从家里出来，胡同里一边咋呼着一边往街头走。不多时，卖小鸡的笼子傍就围了好多人。女人们多是除小鸡，她们觉着除是不花钱的，拿钱买得花钱。串乡卖小鸡的，去年是这个人，今年还是这个人，一个人到一个地方串乡卖小鸡，一般要好多年。熟人串熟乡，买卖好开张。



◎田邦利

卖小鸡的抓起一点小米，笼子里轻轻一撒，笼子里的小鸡就欢腾起来。女人们就开始挑小鸡。有的自己挑，有的让人帮着挑。要5只的、要8只的、要10只的、要15只的、要20只的，卖小鸡的拿出账本子，找一个人帮他记上账(卖小鸡的尽量不自己记账)。他看一下账本子，合上，手掌往耳旁一放，扯起嗓子：“除——小——鸡了嘴，卖——小——鸭哟——”

②

“拿——破——布——烂——套子来——，换针——换线喽——”

货郎串乡，推着车子，村子里边走边吆喝。放下车子，从车子上拿下撑子坐下，拿起波浪鼓欢快地摇着：波浪……波浪……波浪……

货郎的顾客是妇女和孩子。

农家妇女平时做针线活儿，剔出的破布烂套子是不拽的，都一样的留着，积攒着；梳头梳下的凌乱的头发也不拽，指头上一缠一绕，打成蚕茧似的卷儿，随手塞进墙窟眼里，也积攒着。听到货郎来，拿出平日的积攒，换针换线。货郎拿过破布烂套子，拿过头发卷儿，看一看，捏一捏，掂一掂，对女人说，能换几个针，能换几缕子线。女人自是讨价还价，要货郎多给一个针，多给一络子线。货郎打开薄薄的锡箔纸针包，一个、两个……仔细地数着。

听到货郎来，孩子们就围上去。皮球，泥印子，鼓当子，泥哨子，琉璃个……都是孩子们的喜爱，隔着铁丝编织的笼子罩子，一个一个看得眼红。货郎就鼓动孩子们回家，“回家拿东西来换，破布烂套子，绳子头、麻袋片，破铜、烂铁……都行”。孩子们回到家，吞吞见见找个遍。

货郎串乡，人气最旺。

③

“钱——剪子了——，磨——菜——刀——”

钱剪子磨菜刀的肩上扛一条长凳，大街上慢慢地走，边走边吆喝。长凳的一头是坐垫，一头是磨刀石和钱子，下面凳子腿上挂着一个盛水的小铁盒，盒里有个蘸水的小刷子。相比货郎串乡，钱剪子磨菜刀的串乡身边要冷清了许多。零零散散的顾客都是成年人，男的、女的，或钱剪子，或磨菜刀。

钱剪子磨菜刀，卖的是手艺，围看的人少，却是不少混钱。剪子自己磨，磨磨就不快了，就不对劲了，人家连钱带磨，用小锤子照着剪子轴一敲一打，拿过线头、布条一较一较，剪子就合口了，剪子就快了，不服不行。

④

“铜——盆子、铜碗、铜——大缸呀——”

这是铜匠的吆喝声。大街上，铜匠推着车子(车子上有用具、小缸、瓦罐什么的)，迈着沉稳的步伐，边走边吆喝，吆喝声浑厚有力。铜匠俗称“铜钻轱辘”，因为铜匠有一个钻眼的钻，钻又叫轱辘，用起来滴滴溜溜地转。

听到吆喝声，破了面盆，破了碗，破了米罐，破了粮缸，破了水缸的，就拿出来让铜匠给打上铜子。铜匠看一下器具，使器具在裂痕处对接好，用钻在裂痕的两旁对称地钻上眼，量好尺寸，打制铜子。铜子有铁的，有铜的，铁的较价贱，铜的较价贵。打制好铜子，将铜子把上，用小锤子轻轻地敲打铜子，让铜子慢慢地入了扣，把扣，拿腻子一抹，一个破裂的器具就整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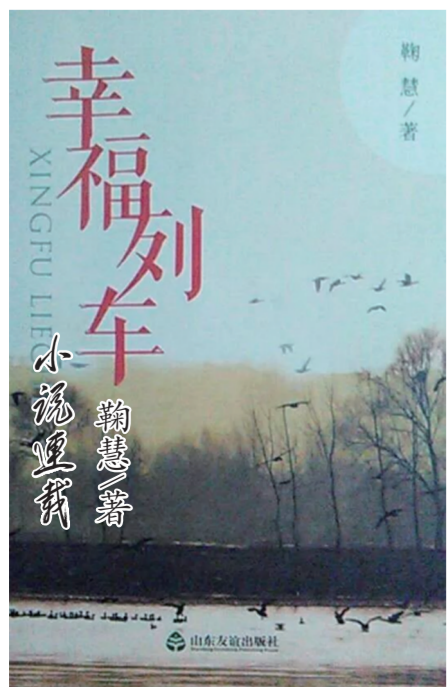
铜匠，打制铜子，敲打铜子，抹腻子，四个环节看似简单，实则不然。越是细小精巧的活儿，对精度的要求越高，一眼、一敲、一摸都关乎活儿的好与坏、成与败。刚学徒的，手艺低的，铜陶器。陶器质地比较软，好干活，用铁钻头就能钻得动。手艺高的，陶器、瓷器，凡是能铜的物件都铜，敢这样逞的铜匠，不光手艺高，家什也好。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买卖人有句诙谐的说法：赔本赚吆喝，落个买卖人。看来做买卖的都吆喝，只是，有的人吆喝声大，有的人吆喝声小；有的人吆喝声悦耳动听，有的人吆喝声刺耳难听。

“除——小——鸡了嘴，卖——小——鸭哟——”“拿——破——布——烂——套子来——，换针——换线喽——”“钱——剪子了——，磨——菜——刀——”“铜——盆子、铜碗、铜——大缸呀——”堪称四大吆喝。

四大吆喝，响彻四海。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浑厚有力的吆喝声，给昔日的农村增添了不少生机和乐趣。几乎哪个村子里都有这样的奇人奇才，学常来串乡的买卖人的吆喝声，学得惟妙惟肖。下地干活，大街上走着，扯起嗓子一吆喝，定会有人从家里跑出来。跑出来的多是娘儿们，胡同里，大街上，左看看右看看，前看看后看看，不见要寻的买卖人。一看那一个前边扛着锄头正下地走着，便知道刚才那吆喝的就是他了，于是喊着骂骂一句：“熊玩意！”“熊玩意”回头看一眼，嘿嘿。

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注册商标？这黄瓜也注册？”大家边吃，边七嘴八舌地问。

“那是自然啊！”金丽春嘴角往上一翘，脸上的笑容花儿一样绽放。“这两年咱那种的那么多大棚，你们回家时没看到呀？咱那的黄瓜，连东北、内蒙、北京、嗨，这么说吧，全国各地的大货车，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辆呢，都是到咱镇上的批发市场来运黄瓜的。咱镇里的黄瓜，听说在全国都很有名的呀，‘曲堤’牌商标，你们没听说过？”

好几个人都望着金丽春，摇了摇头。

金丽春有些失望。在全国都有名气的曲堤牌黄瓜，他们竟然不知道？这是家乡的特产呀，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都是中国驰名商标了吧！你们回家的时候没听说？没看到那么多外地的车到批发市场上去？”金丽春有些不甘心地问。

有好几个人还是摇了摇头。

“没太注意。”

“好像没听说。”

“就知道咱家乡的黄瓜好吃。”

“是啊，好吃。这名牌不名牌的，还真不是太知道。回家就那么几天，正事还忙不过来呢，谁还关心这事儿啊？”

“可不吧。”

几个人附和着。

金丽春心里有点郁闷有点失落，但她没表现出来。她听他们谈手机的牌子，拉某个明星的绯闻，都讲得头头是道的，对自己家乡的品牌，咋就不知道呢？金丽春感觉到了，她满怀感情满怀自豪地说起家乡的黄瓜时，桌边这几个从滩里走出来的人，也是一副似听非听的样子，全然没有金丽春所想像的那份情感与渴望。

金丽春心中的失落，更深了一层。

酒桌上的气氛越来越热烈。空酒瓶被横七竖八地扔在地上，有好几个人都喝多了。

“走啊，去那边出租屋里去呀！”

说这话的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手上还拿着酒瓶。

“走，找个女人去，好几个月没摸女人了。”

响应的那一个，口齿不清地说完这话，想站起来，刚刚站了一半，就一屁股重重地墩在了地上。

“别胡闹了，今天就喝到这里，明天咱还要干活呢！”明德站起来，大声冲大家说。

“啥叫胡闹啊？你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渴了就要喝水，饿了就要吃饭。手头上没有饭，

你不到别处找着吃？”路建设说着，一头扑在了那张临时搭起的小桌上。桌面上的物件稀里哗啦一阵响，各种汤汤水水和着杯子、碗碟的碎片，越过路建设的头脸，从他怀里蹦跳着落在了地上。

片刻的宁静后，不知是谁先哭了起来。紧接着，板房前的空地上，哭声响成了一片，决堤的洪水一样。

满身披挂着各种菜叶子，头发上、衣服上不停地滴着汤汁的路建设，边号啕着，边含糊不清地唱了起来：

梦里，
我的家乡，
我年迈的爹娘，
我思念的老婆和我的小儿郎。
醒来，
遥望着家乡的方向，
泪两行。
我的苦我的泪我的梦，
我的亲人我的爱人我的故乡。
……

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大声唱着，一遍又一遍，不停重复着。夹杂着各种哭音和抽泣声的歌唱，在二

环南路的那块空地上，久久地响起。

金丽春被他们唱哭了，她身边的陈萍，抱住身边的一棵小树，哭得坐在了地上。

明德和金丽春，把那些抱在一起又哭又唱的男人分开，连拉带拽地，总算把他们一个个按在了板房里用来当床的木板上。

那一夜，陈萍坐在床前的小凳上，守着喝多了酒就念叨着“回家，回家”，跑出去梦游的老武，一夜没合眼。

金丽春躺在床上，也无法入睡。那些五音不全，丢腔跑调的歌声，强烈地冲击着她的耳膜。她突然有些想家，想碗豆了。

明德也没有睡着。以往金丽春来看他的时候，工友们也都是要过来聚一下的，也是在一起喝酒的，可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局面。这回，是咋了呢？他想了好久，也没能想明白。

金丽春和明德并排躺着，都没有说话。

时明时暗的月亮，挂在夫妻房砖头般大小的窗户上，时而亮一下面孔，时而又跟谁赌气一样，把脸背了过去。

明德翻一下身，把一只胳膊搭在了金丽春的肚子上。